清风正气歌

丹心为民

■李　文

1941年前后，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一场群众性驮盐运动在边区如火如荼地展开。

这一天，延安的窑洞里，炉火正旺。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对面是几位从乡下赶来参与运盐的村干部。他们的裤脚上沾着黄土，手里攥着旱烟袋，神情有些拘谨。任弼时一边给老乡续上热茶，一边细细询问：三边的盐怎么运？一趟下来，一个劳力能挣多少？听着这关切质朴的话语，村干部渐渐放下拘谨，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任弼时听得专注，记得仔细——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盐价、脚费、牲口草料的开销。末了，他握着村干部的手说：“出产盐是不成问题的，就是交通运输成问题。这工作要靠我们政府和党去很好地组织。”

这样的场景，在任弼时的一生中，还有很多。他的秘书师哲回忆：“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要作调查、了解情况，倾听群众的呼声，注意他们的疾苦，设法替他们排除困难。这已成为他的习惯。”

“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损害群众利益是我们的耻辱。”在任弼时的心里，时刻装着群众。红军长征途中，部队在一个小山村宿营。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的百姓都躲进了山里。一名战士做饭时不慎失火，烧了老百姓的茅屋。任弼时得知后，立即派人进山寻找百姓，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百姓不敢出来，他便让政治部的同志写好一封致歉信，用红布包了远超物值的500块大洋，连同信一起放在村口的大树下。

1950年，任弼时已重病缠身。可他仍然牵挂着乡亲、田野和村庄。任弼时去世前两周，一位来自通县（今通州）的村党支部书记来探望他。卧病在床的任弼时拉着支书的手，又问起了村里的生产：庄稼长得怎么样？乡亲们口粮够不够？度荒有没有门路？支书临走时，眼圈红了。

任弼时有一句名言：“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这句话，一代代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着。

20世纪50年代，掏粪工人时传祥凭着“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信念，把又脏又累的活儿干出了尊严，干出了光荣。1959年，他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全国“群英会”。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他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句话说透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真谛：为人民服务，没有职务高低、工种贵贱之分。

1957年，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将军做了一个让许多人不解的决定：辞去职务，回江西莲花县的老家当农民。战争年代，他的头部曾3次负重伤，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让他难以坚持工作。与其留在城里养病，他更愿意回到乡下去做实实在在的事。回到家乡沿背村，他带着乡亲们铺路修桥，建水库、电站，改造稻田，还把大部分工资拿出来支援乡村建设。这一干，就是29年。别人问他图什么，他说自己是回来务农的，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在甘祖昌的心里，为人民服务是他一生的追求。

在贵州遵义的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为了一个“水”字，在绝壁上凿了半辈子。村里缺水，祖祖辈辈吃望天水。1959年起，他带着村民们腰系绳子悬在悬崖上，用钢钎、锤子一寸一寸地开凿。几十年里，一次次的失败没有磨掉他的犟劲儿。1995年，一条总长9400米的“大发渠”终于穿山而过，清水流进了干涸的村寨。他说：“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这位老党员用36年，兑现了对乡亲们许下的承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装在心里、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明确提出这一光辉命题：“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绩。共产党人要永葆为群众服务这颗红心，始终牢记人民的利益永远是共产党人心中最高的利益。

靠　谱

■傅　琳　吴丰航

人在军旅

在海军航空兵某团，提起霍班长，从团领导到新兵几乎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一句：“靠谱！”

霍班长，名叫霍双龙。初见他时，那黝黑发亮的皮肤、结实的身板、总带着笑意的脸盘，给人一种踏实感。但官兵说他靠谱，远不止于这第一眼观感。

5年前，霍双龙是团机关作训部门的一名计时员。这个岗位要求精准与严谨，他干了多年，始终保持着零差错纪录，是公认的“业务大拿”。

后来，到了留队转改的关键时刻，由于编制所限，机关没有适合他的岗位了。对部队深深的热爱与不舍，让霍双龙作出一个决定：到基层一线，成为一名雷达专业机务兵。

从机关到机务一线，从熟悉的业务领域到专业性极强、完全陌生的技术天地，这道坎可不小。

“当时真是两眼一抹黑。”霍双龙回忆起初学雷达机务时的情景，仍有颇多感慨。厚厚的原理图、密如蛛网的线路、精密的仪器设备、拗口的专业术语……都是他要啃下的骨头。更现实的是，在基层中队里，对这位从机关下来的“新人”，有人私下嘀咕：他吃得了这苦吗？

压力，像潮湿的空气，将他紧紧包裹。霍双龙心里憋着一股劲，那些冰冷的钢铁装备，在他眼中成了无声的挑战书。他决心要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这片弥漫着航油气息的新土壤。

从此，外场保障的队伍里，多了一个勤勉的学生。他跟着师傅一遍遍认线路、摸器件；别人休息时，他捧着手册反复啃读；故障排除现场，他挤在最前面，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汗水不会白流。几次重大任务的伴随保障，数回严格的业务考核，霍双龙不仅跟上了节奏，还渐渐走在了前头。

真正的淬火，在南沙。经过一年多的扎实历练，霍双龙被选派前往南沙执行任务。那里高温高湿高盐，对装备和人员都是很大的考验。

一日，机载雷达突发故障，探测信号严重衰减。任务紧迫，分队长心急如焚。专业内的同志们轮番上阵，却一直找不到故障源。

“让我再试试！”霍双龙主动请缨。他拎着工具箱，钻进烈日暴晒下的雷达舱。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上千条线路，他要逐条排查；近百个关键机件，他要一一甄别状态……连续奋战两个昼夜，当霍双龙敏锐捕捉到仪表盘上一处微小的异常电流波动时，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陡然亮了。

故障点被精准锁定、排除后，整个机务组响起掌声。“霍班长，靠谱！”听着战友们的喊声，霍双龙满是油污和汗水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前两年，中队受领新任务：选一名资深军士兼职负责新兵思想工作和传帮带。几个中队主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

于是，霍班长又迎来了新角色——带兵班长。可面对这茬05后新兵，他这个老兵有些发蒙：怎么才能走进他们的心里，当好引路人？

没有高深的理论，霍双龙拿出了他那套朴素的方法论：带头作表率、经常性谈心、主动解难题。

要求新兵体能达标，他自己先主动减重；打扫卫生，最脏最累的角落，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几个起初有些个性的兵，看着这位皮肤黝黑的老班长事事冲在前、样样高标准，也渐渐对他多了信服。

真正让新兵敞开心扉的，是晚饭后那些稀松平常的时光。南国的夜，营区路灯下，霍班长瞅准时机，招呼几个新兵，拿着马扎在路沿随意坐下。微风轻拂，虫鸣阵阵。

“我刚学雷达那会儿，闹的笑话可比你们多。”霍班长嘿嘿一笑，黑脸盘在灯光下格外柔和。他讲自己当初把某个电路模块插反了，结果找不到故障点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讲第一次在外场夜航保障，因为恐高怕黑不敢爬上机背上的雷达舱的过往……“都是这么过来的，谁也不是天生就会。”

新兵的困扰，他总记在心上：小张津贴不够用，他就分享自己计划开支的小妙招；小李因情感问题情绪低落，霍班长陪他散心，为他疏导情绪，最后拍拍他的肩膀：“部队也是家，在这儿先立住了，啥都不怕。”

就是在这一个个寻常的夜晚中，在那些看似琐碎的交谈里，他们彼此的距离无声无息地拉近了。

几年下来，霍班长带过的兵，有的成长为业务骨干，有的成了技术尖子。如今，每逢新兵下连，领导第一个想到的带兵人还是霍双龙。“没别的，交给他，放心，靠谱！”

12载军旅春秋，霍双龙的岗位在变，不变的是那颗把每个岗位都当作事业来干的责任心。未来，还有新的挑战在等待他，但大家知道，不管任务多么艰巨，交到霍双龙手里，心里就踏实。



南下（布面油画，中国美术馆馆藏）　**蔡迪安、李宗海**作

作品选取解放战争解放军南下行军途中的一个温情瞬间：一位战士俯身安抚苦难的小女孩，将干粮递给她。以温情的个体人物反映宏大的革命历史，笔触厚重，富有人文力量。

扎西纪行

■马友宏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红色足迹

晨光漫上山际，起床号撕开晨雾，响彻扎西干部学院，传向起伏的乌蒙山。扎西，一边升腾着各族群众世代安居的烟火，一边刻印着红军长征惊心动魄的足迹，书写下乌蒙山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踏足此地，山谷间似乎还回响着9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足音。车行于群山间，峰峦层叠，向远方铺展。我们从关口坳垭口出发，重温那段硝烟中急行军的历史。

此时，天空正飘着小雨。眼前木结构瓦屋便是花房子遗址。抬眼望去，青瓦层层叠压，古木在百年烟熏中泛着油光。雨滴从屋檐落下，落在石阶上。踏着青石板，我不禁怀想：红军战士当年踏足这古屋前，是否暂时放下了疲惫和紧张，享受过片刻难得的闲暇？岁月沉潜，木屋沉默。

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扎西会议。恍惚间，我仿佛回到1935年2月那浸着寒意的时空。中央红军前卫部队正穿过泥泞山路，踏上附着青苔的石板路。他们步履艰难、忍饥挨饿，在风雪中前行。当红军的脚步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扎西便在历史的视线中耀眼起来。那一刻，扎西不再只是乌蒙山区的普通集镇，而是点燃革命星火的“重生之地”。

顺山路而上，我们登上山顶。此时，雨后初霁，山风徐来，群山绵延，草木葱郁。“鸡鸣三省”石碑无声矗立，俯瞰扎西的山河，也守护着这特殊的战斗遗址。抚摸石碑，我心中感慨万千：扎西这片土地，沉淀着硝烟、流血与冲锋。在那段烽火岁月里，它见证了红军英勇无畏、绝处逢生的伟大壮举。

行至湾子苗寨，道旁古树枝丫峥嵘，盖过头顶。绕过山弯，几排整齐的古屋映入眼帘，一棵硕大的紫薇树苍劲挺拔。湾子苗寨被称为“长征入滇第一村”，寨旁的紫薇古树见证了千年的风雨时序、沧桑往事；那伸展的枝叶，似举目而望，翘首期盼凯旋的红色身影。

立足古屋前，我抚摸屋檐下的风柜，轻触石缸、石磨。当年红军在这屋檐下借宿，替乡亲们挑水砍柴的画面顿时浮现于脑海。大雪天里，他们不进屋扰民，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临走还把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仿佛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为了同一个信念，在艰苦的环境中仍心怀憧憬。

午后，我走进扎西镇江西会馆旧址。屋内，简陋的灰黑色长桌、木凳按原样摆放，锈迹斑斑的马灯、锈蚀的钢枪、褪色的发报机静静陈列，无声地诉说着红军长征走到转折关头的思索与抉择。抚摸长桌边缘，我仿佛还能听见热烈的讨论声。当年，硝烟未散，空气是紧张的，山林也是紧张的。长途跋涉的红军集结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扎西会议。

走出会馆，遥望烈士陵园，纪念碑巍然矗立，青松苍翠环绕。

我与同事手抬花圈，一步一步向纪念碑走去。无数长眠于此的先烈，在革命战火中倒下，再也没能走出乌蒙山。但他们的理想，顺着溪流，越过群山，落脚陕北，最终抵达延安。轻轻拂去碑身的灰尘，轻轻抚摸冰凉的石碑，我想，英雄从未走远。纵然硝烟早已散去，可扎根在这片土地的不屈精神从未消散。他们留在了扎西的山路上，留在了古街道上，留在了山河间。

告别扎西，回望连绵的乌蒙群山。远山静默，峰峦叠嶂，云雾升腾。红军在苦难中坚守的理想信念，正跨越漫漫岁月，如潺潺溪流，不断滋养这片红色土地。

青山依旧，扎西的故事仍在续写。

马　灯（外一首）

■惠永琛

有一盏马灯
玻璃罩上全是烟熏的痕迹
静静地立在展馆里

它曾经提在一位红军战士的手里
走过没有月亮的夜路
走过泥泞的草地
一路颠簸，一路摇晃
抵达会宁时
灯芯已经快燃尽了

红军战士把灯递给下一个人
那个人又递给下一个人
一双手，又一双手
把一点微弱的光
从黑暗里传了出来

现在，灯灭了
但玻璃罩上
还留着烟火的温度

行军锅

一口黑铁锅
从江南背到西北
翻过雪山，蹚过泥沼
锅底磨得发亮
锅沿磕出了豁口

它没有煮过一顿像样的饭
煮过草叶，树皮，皮带
煮过雪水
煮过黑夜

现在，它立在橱窗里
灶火早已熄灭
铁锈从豁口处
一点一点长出来

我俯身细看
锅底的烟痕里
似乎还留着90年前的灰

凛　然

■薛培政

感　念

1934年11月26日，不足3000人的红二十五军，抵达豫西南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步骑兵4000多人的猛烈攻击。

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红军官兵拼死搏杀，战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夜晚。红军队伍在风雨夜色中乘敌空隙，终于突出合围，挺进伏牛山继续前行。

连长胡久福在激战中腿部和臀部3处负伤，被几个战士抬到附近村庄，安置在老乡家中养伤。

深夜，躺在老乡家柴床上的胡久福，被一阵阵钻心的疼痛折磨着。眼前没有任何药物，含在嘴里的木棍已被他咬出深深的牙印。

老乡夫妇看着胡久福疼痛的样子，很是焦急。女主人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白面做了一碗面疙瘩汤，劝胡连长喝下。天色未亮，男主人奔赴20多里外的药铺去买治枪伤的药。

此时的胡久福，像离群的孤雁，孤独无助。疼痛之中，他不由思念起新婚不久就别离的妻子，还有才突出重围的部队和战友。

离家两年多了，她在家还好吗？妻子端庄朴实的身影，渐渐浮现在胡久福的脑海里。妻子廖氏与他同村，两人自小一起放牛，一起砍柴，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两年多前的那个春天，两人结婚才22天，正赶上红军的扩红队伍来到金寨县招兵，胡久福满怀热情地报了名。还记得穿上军装离家的那天早上，妻子依偎在他怀里，目光中充满了眷恋：“俺等着你平安回来！”想到那充满柔情的话语，他心底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流。

现在，突出合围的部队也不知转移到哪儿了？他参加红军两年多，机智勇敢，屡建战功，被提任连长后，就像老大哥一样，爱护着那些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的战士们。别看战士们年龄小，打起仗来个顶个不含糊。就在昨天的战斗中，有十几名小战士血洒疆场，英勇牺牲在七里岗上。他们都是如花一般的年纪，却把生命早早奉献给了祖国大地。想到那些牺牲的小战士，这位铁打的汉子哽咽起来，泪花在眼睛里滚动。

就在这时，“当当当——”一阵锣声响过后，一个破锣似的声音吆喝开了：“各家听着，凡私藏赤匪伤兵者，一律按通匪罪论处！”刹那间，老乡的院门被踢开了，一群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团丁像饿狼一样闯了进来。望着躺在柴床上的胡久福，他们一个个邀功心切，贪婪地围上前来。

一旁的女主人被吓傻了，僵硬地站在原地。

“要杀要剐，我跟你们走，不要为难这位老乡！”胡久福镇定自若地说道。

胡久福被架到院外的胡同后，又被闻讯赶来的国民党军迎面截住。敌军官望了他一眼，走上前问道：“看你也不像一般当兵的，老实告诉我，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他们带着部队往哪去了？只要你说出实情，我可以免你一死。”

“呸，收起这一套吧，你休想从我嘴里得知红军的行踪！”

“带走！”敌军官气急败坏地吼道。

这时，村里的群众也渐渐围上前来。

胡久福毫不畏惧，在街心站定后，对着围观的群众和国民党官兵大声说道：“我叫胡久福，安徽金寨人，结婚22天就参加了红军，是共产党员。我们红25军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打此路过，却被国民党军重兵合围追杀。国民党军兵多将广，装备充足，不去打日寇，却要打内战、打红军，他们还算得上是中国人吗？”

敌军官听着胡久福这番大义凛然的陈词，仿佛被雷击一般，顿时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下令，将其残忍地杀害了。

当夜，当地村民冒死将胡久福掩埋在其牺牲的坡头处。往后每逢清明，村民会自发到他坟前祭奠。多年过去，从未间断过。

文学作品

第6786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